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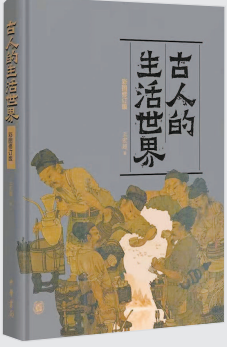
新书推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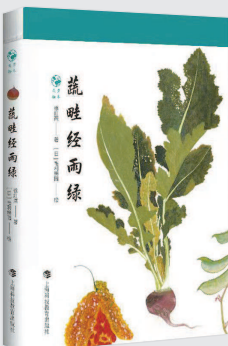
《赶集》
[法]陈江洪 著
王秀慧 译
花山文艺出版社
2021年12月出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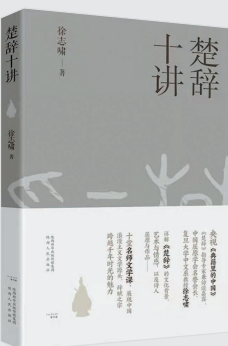
《徐志摩美国》
陈江洪 著
花山文艺出版社
2021年12月出版



《古人的生活世界》(彩图修订版)
王宏超 著
中华书局
2022年1月出版



《蔬畦经雨绿》
徐红燕 著
[日]毛利梅园 绘
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
2022年1月出版



《楚辞十讲》
徐志啸 著
陕西人民出版社
2021年11月出版

书人茶话

显微镜下的文化史：茶馆·居酒屋·咖啡馆

林 颐

城市之大,芸芸众生。怎样全面、客观、迅速地获得对一个城市的认识呢?一个很好的办法,就是切取城市的“细胞”,然后,在“显微镜”下对这个细胞进行分析。茶馆、居酒屋、咖啡馆,就是这样的细胞,可以让我们对城市社会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入。

案头三部作品:《那间街角的茶铺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版)、《居酒屋的诞生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版)、《全球上瘾:咖啡如何搅动人类历史》(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版),恰好能为我们提供“细胞”,并据此认识成都、江户,还有巴黎、伦敦、柏林、维也纳……

茶馆就是小成都

“显微镜”的说法来自于历史学家王笛。王笛观察茶馆这个“细胞”样本已经很多年了。《那间街角的茶铺》是王笛的随笔集,没有脱离他早期的代表作《茶馆: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-1950》的范畴,大致是一本随和亲切、简易版的大众普及读本。

从童年记忆起笔,王笛说,研究成都茶铺似乎在他小时候就命中注定了。如果世界上真有时光机,把他送回到从前,让他这个小孩儿走进街角的小茶馆,告诉那些围坐在小木桌旁喝茶的茶客或正忙着的堂倌,他要给茶馆和茶客撰写历史,一定会引起哄堂大笑。

这种描述自然只是幻想,身为成都人,王笛对于这座城市的情感早就融化在血液里。在这样的幻想类回忆里,我们能体会到成都街角茶铺的熙攘热闹,以及它在当地人生活里的深刻烙印,茶馆在无形中形塑着成都人的文化记忆和性格气质。

成都人仿佛生来就有种闲散的脾气,对人、对事都满不在乎,许多人特别是老人起床的第一件事便是到茶馆“吃早茶”。王笛屡次提过一个特殊时刻,即1900年1月1日。那一天,成都的茶客们仍是安逸的,他们对于遥远的华北平原即将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动几乎毫无所知。王笛特意突出这样的对比,是想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他们的声音,并以此来考察他们的思想行为。

坐茶馆,吃闲茶,这种惯例的养成,与成都的地貌环境有关。这里特别适合茶树生长,又因为地势险峻难以运出售卖,只能本地消化。久而久之,每个成都人都爱喝茶。饮食风俗一旦养成,生活节奏便也随之相配,吃茶成了成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,哪怕他处炮声隆隆,且饮一杯茶,笑侃龙门阵。这常常让外地人很不顺眼,尤其国家民族危难之际,关于茶馆的争议裹挟着战时来川的外省人与当地人的地域文化冲突。难道,成都人就是不奋进的吗?

知。王笛特意突出这样的对比,是想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他们的声音,并以此来考察他们的思想行为。

坐茶馆,吃闲茶,这种惯例的养成,与成都的地貌环境有关。这里特别适合茶树生长,又因为地势险峻难以运出售卖,只能本地消化。久而久之,每个成都人都爱喝茶。饮食风俗一旦养成,生活节奏便也随之相配,吃茶成了成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,哪怕他处炮声隆隆,且饮一杯茶,笑侃龙门阵。这常常让外地人很不顺眼,尤其国家民族危难之际,关于茶馆的争议裹挟着战时来川的外省人与当地人的地域文化冲突。难道,成都人就是不奋进的吗?

成都人定然会觉得委屈愤慨,说这等话的人,肯定不了解成都和成都人的生活方式。这部作品也许能改变一些类似的偏见。以历史学家的理性缜密,以文学家的感性温情,王笛书写着他茶馆、对成都的认知。他极力刻画茶馆各色人等的活动,堂倌、茶客的音容笑貌,有经验的堂倌的掺茶技术,茶客们“请吃茶”里的门道,袍哥们如何利用茶馆解决纷争,女性如何进入茶馆戏园,茶铺如何成为两性间社交的好场所,如何发挥公共论坛的职能,又如何成为穷苦人休闲的、偶尔放松的避难所……

生活哪怕再苦、再忙碌,只要有茶馆,就可以停歇脚步,掸去风尘,放松心情。

态。为什么人们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呢?

江户,一个醉倒的城市

我们的东邻,日本人也爱饮茶,除了饮茶,他们还爱去酒馆。

200多年前的江户,居酒屋鳞次栉比,如雨后春笋般出现,遍布大街小巷。京都为服装倾倒,大阪为食物倾倒,而江户呢?江户为美酒醉倒。

饭野亮一是日本饮食文化史研究专家。这部作品有许多有趣的俚语、俗语、俳句、短歌和插图。在我看来,它就像是另一种形态的浮世绘,带我们梦回江户。

再现一代名编的跨界风采——读《严独鹤文集》有感

王纪人

结集出版。其孙严建平先生也是副刊编辑出身(《新民晚报》原副总编),有着一脉相承的职业情结,他在祖父逝世半个世纪之后,与上海图书馆馆员祝淳翔合作选编了《严独鹤文集》,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付梓出版。由此使上海现代报业史上一位大咖级人物再现风采,也令当代读者有机会目击他大半生的写作成果。

文集为三卷本,含小说卷、散文卷和杂文卷,但不予序次,以见编选者充分先后、平等视之。文集既为编选,就非全收。如短篇小说仅选大篇,散文、杂文更是舍多选少。编选者并不自作序跋,但每卷均有前人或今人对严独鹤其人其行其文的评述作为附录,以供参考。

小说卷附录为世界书局总编、《红玫瑰》杂志主编赵苕狂写的《严独鹤君传》和《(独鹤小说集)序》。其传言及严独鹤“性嗜小说”,熟读中西名著。”故其所作,能融汇新旧,自成一家。散见于报纸杂志者至夥。然其意中,雅不欲专以小说鸣于时。居报界垂十年,每发表政论,多主持正义,尤为世所重云。”寥寥数语,既指出严独鹤对小说的情有独钟,又明言其更多致力于政论而为世人所重。严独鹤的小说颇多传奇色彩,人物的命运往往大起大落,从而导致情节跌宕腾挪,不刻意细节的真实。长篇小说《人海梦》已发表三十三回,约35万字。作为一部长篇,无论规模之宏大,人物之众多,情节之丰富,意义之多元,自然超过短篇。《人海梦》继承了讽刺小说《儒林外史》和谴责小说的传统,对清政府统治辖下沉淫一气的政界、学界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,刻画了王观察、方制台一类官僚顽固保守、老奸巨猾、假道学的丑恶嘴脸,揭示了社会的黑暗腐败,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社会讽刺小说。

同时它也是一部革命小说,塑造了少年英杰华国雄的形象。小说也有言情和武侠的内容,实非其侧重之处。1997年有研究者主编了一套鸳鸯蝴蝶派礼拜六小说丛书出版,《人海梦》也列入其中,我认为是不妥的。因为《人海梦》更侧重于批判黑暗,塑造正面的革命者形象,而且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在封建时代末日到来之前,于社会、家庭、个人所发生的旧与新的冲突和蜕变。与一般被视为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有所不同,与所谓“香艳小说”更不可相提并论。当年《人海梦》在世界书局初版时,封面上印有“社会小说”,这才是更恰当的归类。此外,《人海梦》有两回写梦,荒诞奇崛,喻指人海茫茫,变幻无常,颇具象征意味。我认为《人海梦》作为一部写了辛亥革命前夜的社会世情小说,是可以改编成影视作品供大众欣赏的。

文集“散文卷”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,编选者按其所涉分成十辑,读者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按辑搜寻,各取所需。我读此卷时在想:严独鹤作为一位名闻遐迩的老报人,究竟有何切身的体会可以告诉后来者?恰好在“报刊”辑翻到《谈谈报人》一篇。他说:“三十年来,我只勤勤恳恳做我应做的事,眼看世界上许多变化,一幕幕地在我面前表现着,也仿佛看了一幕极长的戏,而我就是一个替这戏写说明书的人。”就是说报人不仅是世事的观察者,而且是一个“说明”者。如果只看不予说明,就没有尽到报人的责任。接着他又谈了“做报人应有的态度”:一是“清”;二是“慎”;三是“勤”。仅此三点,言简意赅,要做到却并不容易。例如“清”指的是“保持一个清洁的心,一个清洁的身”,否则“就不免有飞尘灰沾染上来,

所以做报人的,保持清洁,是最重要的”。仅此数语,推广而广之,就够各行各业的人遵守一辈子了。

文集“杂文卷”的内容可谓无所不谈,所选杂文按年代归类,启发我想看看这位专为时代的多幕剧写说明书的老报人,在每个时代的节点上写过什么?在1919年5月10、11日两天的《新闻报》上他写到了“五四运动”,却以《滑稽闲话》为题,把章宗祥、曹汝霖大大开涮了一次。至5月21日又以《新测字:曹章卖国》揭露他们的卖国主义,肯定学生运动。上世纪30年代严独鹤发表了《抗日救国三字诀》《日本事变与中国前途》《五卅纪念》《一·二八纪念》等文章,痛斥日寇侵华暴行和批评当局的不抵抗主义。40年代,他发表《纪念碑》一文,重提当年的“八·一三”战事,肯定八十八师将在虹口建立阵亡将士纪念碑“确是最有纪念的价值”。他写《七七纪念》,提到“七七纪念是悲惨的,也是雄壮的。要大家想想,怎样才能使死者没有遗憾,使生者得到安慰”,对不良的现实环境提出了沉痛的批评。在《胜利两周年》中更明白指出:“今日之下,连年见高升的国际地位,已无形降落”,“更有谁保得住不野草重生,死灰复燃”。虽然他曾指出报人要用理智控制情感,但面对黑暗,他的义愤还是会溢于言表。

严独鹤作为一个主要在旧时代从业的报人,之所以至今仍然值得我们缅怀和尊敬,除了他的敬业精神和、聪明才智和对中国报业的杰出贡献,还在于他不屈服于旧时代强权的压力。正如范敬宜先生在《独鹤》中所说:“无论是面对枪口的威胁还是利禄的诱惑,他都保持了一个中国报人的特操,不为其所惧,不为所惑,大义凛然,一身正气。”诚哉斯言!

植物,与人类同生于山川风月之间,如得浮生半日闲,不妨一册在手,赏一幅梅园手绘图,读半卷花草蔬木文,静享流年。

作者从楚辞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、楚地文化、楚辞的代表人物研究、楚辞的代表作品研究等十个方面,对楚辞进行了通解。

三味书屋

重温经典

经典是一张人性的磨砂纸

邹贻韬